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右以時省闕。

唐質肅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計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

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干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彝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內翰范公鎮景仁。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能。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

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爲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

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踈盪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相。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

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

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身悉以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

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

忱大忠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大忠亦然。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

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向聞遣使部兵編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設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

按使冊至初示假寔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

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龔勇。實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

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

曾魯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常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集序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薦舉

王文正公曰。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

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以

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

監修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張

公言行錄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

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聞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韓公琦言行錄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全前

孫奉直拜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舉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嘗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唐公介言行錄。

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顯、張天祺、戩等，皆為一時顯人。呂公公著言行錄。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庶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

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

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言行錄全前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陳公堯佐言行錄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燹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劉公安世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爲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謝諫議似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土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謝似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雜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張公浚言行錄

程公頤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

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旣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

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

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以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準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管軍負闕，高烈武王瓊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上從之。神道碑

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
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
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
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
之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
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官官宮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問曰唯富弼
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
士大夫皆舉筮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

舉賢於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

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相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

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

規趙彥若

杜丞相衍，綬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負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呂公夷簡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託。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提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閣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

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
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久矣。諫官乃
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
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
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
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
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職。衍及得象既署。
執中不肯署。曰：鄉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
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
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
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
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
遂爲相。記聞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
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
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
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
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
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
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
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
議。既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
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
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
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
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記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

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
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
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
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某號天都王。各統
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姓名元昊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

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神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
以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
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

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
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
辭怨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
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
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
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
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
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
縫之。告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爲信。俾遺
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
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
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旣而答以無有。野
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
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
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
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小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木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言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

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次。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見鴈待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執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人皆能道之。

神公世衡
言行錄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

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

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

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李馬
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頗留脩等。

劉公敞
言行錄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已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趙公并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已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

無遠邇疏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榮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

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

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

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太母曰：此事重

官家未苦理會得。知更說與官家。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

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

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

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

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

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王公嚴叟

上方勵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

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

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歧伯知藥之陰

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

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

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剥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張公商英
言行錄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風。

善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旣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

拜呼萬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王沂公曾於殿廡

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爲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爲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

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院獨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柰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官人傳政亂之始也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語丁相曰政出幃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群下乎

言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下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又言行錄曰章聖又不豫莊憲

太后欲自臨朝令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公自大名召還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真宗崩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公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去。去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

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輿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僊。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

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仁宗感風眩之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請彥

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參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滌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

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

北無害也。後上神思浸清寧。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纜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

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富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見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乃不損。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湏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

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即位初以憂疑得心疾。太后垂簾聽政韓魏
公潛察。帝已安而太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
議于。帝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
然之咨。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甲午祈雨于相國寺
及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太
后不久竟還政戊申。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
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
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

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
書大臣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亦欲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
十餘事并以稟。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公退
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
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
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
鄉郡。湏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
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
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

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

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誰。曰。某人允

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

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

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韓公琦言行錄

英宗即位有疾。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

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謀兩宮。時司馬溫公

知諫院。呂諫議為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

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

政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

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
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
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
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變如此
韓魏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
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
立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它日
申公語公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

矣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
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毋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
盛矣真宗崩比將葬呂文靖公判禮儀院建議
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衛皆罷天慶天祺先天
降聖等節但存其名而已凡公處事皆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
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
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
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

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如何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

計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眎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棄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